

清儒學案

世華



清儒學案卷四

四

清儒學案卷一百四十三

天津徐世昌

嘉興二錢學案

衍石警石兄弟自爲師友以純儒相勉務兼通漢宋一時
稱二石曾文正稱其恪守程朱宗主義理不薄考據與桐
城姚氏相近然其飭倫紀敦孝友要自有家法而博洽羣
書仍爲浙西之派焉述嘉興二錢學案

錢先生儀吉

錢儀吉初名達吉字靄人號心壺又號衍石嘉興人刑部侍郎
加尙書陳羣曾孫父福胙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錢氏世篤孝
謹初其族人汝霖與張楊園游故家學宗向程朱先生成嘉慶
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直現審處剖決精審累

遷河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巡城按庶獄事至卽決嘗曰小民細故導之使速已縱不免小有不平猶愈於久繫株累耳尋以京通倉粟積虧比年查倉諸科道皆坐罷先生亦與焉主廣東學海堂講席定諸生讀書法勉以砥行誼掣經史又主河南大梁書院課士如學海集刻宋元諸家治經之書爲經苑道光三十年卒年六十八先生治經先求古訓博考衆說而折衷以本文正義嘗謂欲得經解必通訓詁而泛濫訓詁未必遽獲神解撰說文雅厭以爾雅十九篇之次寫說文九百四部之文採經籍傳注廣爲引證未畢授子寶惠足成之其讀史必考一朝之制度典章撰三國會要晉會要南北朝會要體裁本徐天麟而有所變通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以本書帝系輿地或爲之表條繫字綴鉅細畢賅尤熟於本朝掌故嘗充會典館總纂爲皇

輿圖說四十卷仿杜大珪名臣琬琰錄焦竑獻徵錄輯先正碑
版狀記爲碑傳集一百二十卷其爲文修辭立誠實事求是有
衍石齋記事彙十卷續彙十卷補晉兵志卽在集中又續彭紹
升良吏述亦附集以行其詩自刊者刻楮集四卷旅逸小彙二
卷又有游閩定廬諸集晚出尙多未刊者

參記事彙蘇源生
撰書先師星湖先生

事
史傳

三國會要序例

予自弱冠流覽乙部日誦政書每苦厯朝史志以類求之多不
相續雖沈約遐稽皇古隋書并包五代彼皆義取兼及語焉不
詳卽京兆之典貴與之攷囊括縣紀亦皆僅舉其大端獨會要
製如杜典而斷代爲之又拘以文史之體條綴字繫鉅細畢
賅予竊有取焉顧兩漢著於徐仲祥唐五代成於王齊物爰自

章武偏安迄乎大業末造其閒帝制十二代涉厯四百年概未有述之者不揣舛陋爲補其闕曰三國會要曰晉會要曰南北朝會要而三國之書先成因著其命意緣起如此

會要之體昔有二焉王氏之於唐五代近接見聞多錄文案徐氏之於兩漢遠稽載籍頗類史鈔今之體裁悉本徐氏而又有所變通者蓋西漢惟取孟堅東京稍輯舊注茲則博采見聞旁羅散失期拾遺於正史不限斷於本書此其不同也古之學者左圖右史用資攷鏡若乃龍門十表原本周譜旁行邪上又圖之支流也故予於帝系輿地諸門或爲之圖或爲之表至於推步術算以及史文奧蹟者通其所可知則又閒爲之註釋三者皆徐氏所未有而予創意焉此又不同也始予嘗欲補撰姓氏兼錄藝文旣而思之肉譜之學貴於通貫前後脈絡相仍而隋

書經籍或無撰人之名亦難限以時代乃別撰姓氏通略藝文通略而於此則皆闕焉惟文學門略舉京師民政門附鈔希姓識者幸無訾其疏漏此又予撰集會要三書之通例也

陳承祚習彥威同爲晉臣而國志帝魏春秋尊蜀者蓋承祚世仕劉朝跡同歸正且目觀泰始之禪而欲以西邸之降王爲興朝受終之神主也烏乎可若夫江左偏安略加章武習氏乃得以申其正議非兩賢才識有殊所遇之時不同也自朱子通鑑綱目以蜀爲正統今則久經論定無俟表微故予撰次前事惟先蜀而後魏而於承祚本文不敢迴易一字卽蜀二主之稱亦仍舊貫蓋史鈔之體固應爾也惟他書間有斥二主名者今悉改書先主後主曩乾隆閒敕修四庫全書昔人著述有斥漢武名者特詔俱爲刊正是則予之爲此所以恪循先朝訓誥之美

又不徒爲拙著畫一之體而已

裴世期之注國志也鈔內衆書隨違矯正觀其用心博且密矣

然而公安改名一事兩出黃初朝日校術懸殊蓋著述之難雖

聚學審問終不能無小誤也予旣錄本注旁求它籍於晉書得

魏律序毛后銘旌議於宋書得魏吳諸樂章及長沙桓王父名

於水經注得劉靖戾陵碣表於通典得諸禮議及九品之法於

開元占經得王蕃渾天象說於隸釋得三字石經於續通鑑長

編得魏戶口數於永樂大典得魏都城圖金墉城圖於至正金

陵新志得吳都城圖又覽類書以甄墜遺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

等攷專家以鏡始末如官制則唐六典刑法則唐律疏義輿地則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輿

地紀勝等采當時議論以究風俗如徐幹中論劉劭人物志等連綴塗改朱墨紛

紜念釋在茲不遑監寐顧以性謝彊記家鮮儲書掌錄徒勤汗

青難信且蜀漢遺事涉獵尤罕僅於華陽國志知其有太學於
玉海知昭烈嘗置五軍一官匏繫不得窮訪穹谷親質方聞瑋
編珍表豈絕天壤輟翰相思屏營曷已
徐氏兩會要其類皆十有五西漢并封建於職官東漢并祥異
於術數今則封建祥異皆別出之而并輿服於禮制猶十有五
也改帝系爲統系術數爲天運方域爲輿地蕃夷爲外域餘皆
從同前賢攷論閒存數則其有管筵之見亦附著各條之下陳
志傳本官刊而外以明馮祭酒本爲勝然譌奪亦不少予嘗采
集義門何氏西溟姜氏少章陳氏立侯李氏堇浦杭氏東潛趙
氏辛楣錢氏頤谷孫氏諸先生之言讐勘積謬爲三國志證聞
三卷而撰述此書則又隨錄隨校凡所據信悉注下方郢書燕
說之譏蓋戛戛乎靳欲免之而卒未知其果免否也

史家於古人名遇其所當諱則改稱字唐人修晉書稱戴若思
劉元海者避高祖諱也范蔚宗於郭泰鄭泰皆書字避家諱也
今本郭林宗傳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一條獨書泰名范書朱
乃章懷引謝承後漢書而誤入正文者詳見錢氏攷異穆傳字張安世曰子孺白田王氏謂是章懷所改是則後人避
諱而改舊史亦有前事可徵今於鄭康成劉威碩崔季珪邢子
昂滕承嗣樓承先諸人依章懷之例皆改稱字若陳長文亦字
者避先曾大父文端公諱猶蔚宗志也

是書之成吾里葉兩垞維庚分編陳志實始椎輪朱筠麓前輩
鴻爲注乾象景初二術海昌張神羊豸冠更審定之三君子之
勤視予有加焉家貧遠宦京師族子弟無從者又無錢以賃書
手版曹承乏簿領滋繁中更私艱輟筆者近十年矣入臺以來
政事差簡長子婦李氏介社仲女遠苓侍人姚靚請爲予錄橐

於是條緒粗立首尾略具予性剛才拙終鮮朋友又或篤行達材或在公夙夜而不及賞析文字靜念平生可與斯事者嘉定陳蓮夫詩庭桐鄉程密齋同文陽湖董方立祐誠而今則已矣匠石運斤久亡其質伯牙撫弦恫乎有餘悲已往李次白貽德公車戾止見予屬橐勛以亟成次白好學湛思靜照若鏡行將寫副寄家求是正焉

國朝碑傳集自序

於戲盛哉自天命以來王侯將相卿尹百執事碩儒才彥之名蹟炳著國史矣而石室金匱之藏外人弗得見曩承乏會典之役幸獲敬觀亦不敢私有寫錄今乃略依杜氏大珪焦氏竑集錄之例撰諸先正碑版狀記之文旁及地志別傳得若干篇以其時以其爵以其事比而厭之爲若干卷其於二百年文獻之

林不啻獄之一塵海之一勺耳有能口誦而心識焉可以攷德行可以習掌故不徒飛文染翰爲耳目之玩已也其一人之事雜見他書者同時之蹟及其子孫言行有可稱者閒爲附錄殿於本篇或論一事而臧否不同述一善而甲乙又不同或推挹過當或沿習忘反者亦往往有之自知言者觀之固可攷信而不惑也而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以爲賢士大夫畜德之助凡百二十卷後有得者當爲續次云

國朝碑傳集後序

嘉慶二十一年江西漕項奏銷冊達戶部列其目有里民津貼銀米者按部例無有謂外吏之私徵也嚴詰之三以何年始以何年徵皆不能知惟雜舉乾隆以來漕督奏中嘗言之上溯雍正元年諭旨亦嘗及之者以對部議以他省治漕皆無是顧行

之已久可無罷宜如舊徵而以其歲入解部備他用既定稟矣
會予再莅雲南司檢舊牘見乾隆季年報部冊固有之縣歷數
十年未嘗駁詰疑必有故今於其事之創始雖不可得詳旣謂
之津貼則必以濟運可知也若破除爲他用則運費不足而丁
病州縣因以多取於下而民亦病且今將自乾隆以來盡追索
之邪抑自今年始也進退皆無所據不若仍舊便尙書索綽羅
公用予言更其稟而解部之議寢時道光三年也後數年讀李
穆堂侍郎所爲郎溫勤公墓誌其事乃大明白江右多山谿道
險漕糧以小艇木筏盤運於是有里民津貼夫船費載於賦役
全書康熙三十八年得旨江右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
貼費運米水次者聽著爲令當是時部臣亦嘗議停減總督范
公與郎公先後疏爭之漕運賴以濟侍郎之言如是竊幸前者

持議不刺謬又以見舊章之當博攷而文字之益爲無窮也久之讀八旗通志范承勳郎廷樞傳言之益詳時方輯諸家碑傳蒐羅舊聞謂其有裨於實用也日奮不能以已遂書之以爲後序

文集

周易中說上

繫辭曰易之爲書也廣矣大矣二儀絪縕萬彙變化胥該乎易而余謂大要不出乎一中天下事無大小理無深淺中則從不中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或明言或否皆以中斷之中有其位有其德俱得之上也有一焉次也苟德與位皆失則剛雖似乾柔雖似坤而兩不可訓二卦理之至純也而猶如是乎乾陽爻六坤陰爻亦六然乾之大人惟二與五坤二曰无

不利五曰元吉此上下卦之中位而德能勝之言乎重卦之中則乾三四一言乾乾一言或躍无悔象也坤含章及括囊舉无戰形也蓋二五居中上下相等三四則不能齊也故同爲中而有差次亦惟理或盡或不盡耳亢龍玄黃惟德位皆不得中而至於剛柔率以爲病而無所取不然何凶悔之有或者曰信如斯言它卦二五豈俱元吉邪三四俱无咎悔邪夫亦有有其位而無其德矣則惟乾坤至純可以但言其位或者又曰乾坤信純矣則何以亢且戰夫吾固曰但言其位也蓋惟卦德之純者六爻皆德而位則不同何以覈其純也曰潛曰或躍斯時之龍德非有損可知也曰飛龍在天又非有加乎潛之時又可知也故其不同者不在德而在位也不習无不利聖人懼後世不察坤之純德而居此位者率謂无不利故著其直方大敬內義外

敬義固六二之本德也必敬義而後无不利則世之得位者其亦思所以勤德乎六五黃裳子服惠伯所言其理亦如是而已然而易之義非一爲道也屢遷而不可究亢戰則位固如是矣曰悔曰血此雖有卦德而辭則又據無德者而言誠使聖人處之兢兢於持盈居尊之道亢矣而守之以謙戰矣而懷之以仁又何慮其悔且窮故曰有一焉而猶可以處也蓋中之不能已也固如斯夫子思子中庸一書其源蓋出於周易天命之謂性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同乎言秉彝之無不正也率性之謂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同乎言遵循之不可歧也學問寬仁聚之而辨而居而行言修道之事此正君子之教也不成乎名謂夫愼其獨也自強不息謂夫不可離也在田在天所以中和无成有終所以位育蓋易言三才之道其實一也中庸略二儀之功能

而指其切近而仍不外乎天地之道自日用飲食以至不覩不聞存愈密而化愈神極之貫光洞泉曠遠廣博而無非中也庸也而謂作易之理不在是哉余故爲之記以俟世之鏡道者質焉

周易中說下

天下之事理之紛然而莫可窮盡也聖人必推其本焉萬物之生生於天地故聖人作易首乾坤乾陽坤陰陰陽和而萬物生是固然矣夫陰陽生萬物而亦必有其所由生其所以生之而畸陰畸陽而陽或至於亢陰或至於弱則萬物且失其和而不能生惟其有所由生故陰陽爲本乎萬物太極爲本乎陰陽惟其無畸陰畸陽不至亢且弱不生萬物者則太極者豈非大中也哉孔子曰君子中庸又曰君子而時中天之心也仁之理也